

約書亞 & 居亞斯

王國之行，[嘆浪連結](#)，最後一段有R18

直到看著稍顯熟悉的街巷，接連不停的馬蹄聲才稍稍有所緩和。

騎士輕輕地用手搔刮了馬兒的脖頸，鼓勵著馬兒繼續這最後的路程。他下意識地悄悄看向了身後同樣騎著馬的那人，確認一切都安好才又將視線投至道路上。

這是除了少女以外的第一次，他與某人一起像這樣離開嚴厲、去到別的階層，像是一場小小的旅行，好似一切的煩惱都不會追上他。

一想到這，隱藏在兜帽陰影下的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儘管仍未說出與少女有關的一切，但他在起程前依舊和居亞斯說明了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

作為約書亞僅存能夠真心地互相稱為「朋友」的人，他十分想把居亞斯介紹給喬瑟夫認識。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那個熟悉的井邊，約書亞向同行的人點了點頭，接著便俐落地下馬。他立刻替居亞斯控制住了坐騎，有些躁動不安的馬兒不耐地踏著碎步，但最終還是在噴氣後穩著腳。

「我要先去跟喬瑟夫談談，他並不擅長有除了我以外的訪客。」約書亞小心翼翼地向青年解釋道。儘管他相信喬瑟夫，但經歷了那件事後他們都有了改變，那位友人比起過去更加謹慎、排外且敏感，而他不希望自己的再一次擅作主張讓友人感到神經緊繃。

而居亞斯當然就是完全把這一趟當作輕旅行了。

之前也有不少次走出智慧階級，但因為王國仍舊位在艾因索夫的最外圍而很少來到，那麼！怎麼可以不把握這次的機會呢！

而且還是跟約書亞一起！而且還是去認識約書亞的朋友！呀呼！

居亞斯完全處在亢奮狀態，沒怎麼騎過馬讓他手中握著韁繩時顯得像個拿到新玩具的小孩，並且在約書亞照看自己時稱職的當個需要被照顧的新手。

「好！知道了！」居亞斯朝約書亞比出了個敬禮的動作，接著下馬時也直接用跳的，然後就在四處張望之中等對方交涉完畢。

朋友啊——會是跟約書亞性格相近還是相反的人啊，是信者還是不信者呢？感覺好期待啊。

約書亞露出了一個有些無奈卻又寵溺的微笑，他沒想過青年會對於騎行感到如此的興奮，儘管花了一些時間讓居亞斯適應在馬背上的感覺，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接過青年手中的韁繩，將兩匹馬兒牽往小屋的後頭。將韁繩固定好後，騎士深吸一口氣並敲門走入屋內。

無論王國是如此的龍蛇混雜，可當居住久了，仍然能輕易地辨認出經過的人是否為外來者。而當意識到井邊站著了一個陌生的身影時，喬瑟夫立刻繃緊了神經。

他知道自己友人在去年的大市集時被盯上，甚至因和自己的那些會面而被質問。那些被記下的過去如同騎士背後的疤痕一般，就算隨著時間變淺，卻始終不會消失。

那人會是誰？這樣的街尾巷弄鮮少會有陌生人經過，除非是刻意地到訪。儘管那些高高在上的神職者早已離開，但那會是他們留下的眼線嗎？會是其他試圖如陷害他的胞姊時一般陷害他友人的愚蠢豺狼們嗎？但那樣對方卻又有些高調到愚蠢。

喬瑟夫下意識撫上了腰間的匕首，若無其事地朝著青年前進。

「你迷路了嗎？你看上去不是個熟面孔。」他開口，話語中有著一絲難以察覺的緊張。

居亞斯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一顆蘋果開始吃，但大概是沒料到竟然會有人來跟他搭話——是不是自己看起來不像個深膚色的奴隸，才會引起他人注意？

而且他又站得太過直挺，大概是有可能的吧。

黑膚青年並不怎麼有防備，那雙始終晶亮的眼睛在口中咀嚼水果時因為那句話而緩緩地移了過去，斗篷之下的手正插著腰，看向來人時坦蕩的不像個該出現在王國階層的人。

「多謝關心，我沒有迷路。」他爽朗的說，但語調當中並沒有輕浮，接著他想到底是要把自己來此的原因告訴對方呢，還是就模糊帶過——啊。

然後他在這間屋子前突然靈光一現一個想法。

或許這位就是約書亞所說的友人？但他仍舊不確定，嗯、該如何是好呢。

於是他用拿著蘋果的那隻手，比向後頭的房屋，「我在等我的騎士。」雖然這句話蘊含了某種小心思，但總的來說應該也不算錯吧。

騎士？

喬瑟夫緩緩地眨了眨眼，並且反覆確定對方手指的方向是自己的住所。他深吸了一口氣，稍微思考了一會後才想起自己的那位友人似乎差不多該到訪了。

「……是嗎？那真好運啊。」他有些沒頭沒尾的拋出此話，語氣中沒有任何諷刺或嘲弄，只是平淡地拋出字詞。

如果此人是抱持著惡意到來，他並不介意髒了自己的手。但看來，此人是他友人所帶來的，也許跟過去那些受了傷需要幫助的人們一樣，是為了滿足騎士那沒意義的奉獻精神。

但或許，這次會不太一樣。喬瑟夫想，他如此期望著。

門被慌慌張張地打開，當騎士在看清站在居亞斯身旁的人，正是自己的友人時，表情立刻變得有些侷促不安，但最終還是有些心虛地想兩人招手。

「看來十分剛好，我恰巧認識你的騎士呢。」喬瑟夫誇張地嘆了口氣，他放下虛碰著匕首的手，自顧自地朝著小屋走去。

啊、果然是約書亞的朋友。

很高興自己並沒有在剛剛面對對方時做出一些出格行為，應該說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留下好印象，最自然的表現肯定是最好的吧——但願自己不要像平常跟約書亞獨處時不小心又開始動手動腳啊。

居亞斯看著對方朝屋子走過去，在對方身後朝約書亞揮了揮手，給了一個朋友看不見的燦爛笑容表示沒事之後便慢慢的也跟了過去，沒有想要走到對方前頭的意思。

面對戀人的笑容，約書亞也輕輕勾起了嘴角，彷彿剛才的緊張都因那溫暖的笑意給融化。他重新調整心情，接著伸出手，那雙深藍色的瞳眸無比真誠。

他的友人手環抱胸，和少女無比相似的暖棕嚴肅地看著他一會，最終無奈地呼氣並伸出手。拇指輕輕勾住、另外四指順著放置手掌側，接著兩人拉近距離，肩輕輕抵著彼此。

「進去吧，或許我該慶幸你不是又撿了路邊的孩子。」喬瑟夫低聲耳語，而約書亞苦笑了幾聲。他率先走入了屋內，騎士則是選擇和居亞斯一起。

屋內十分樸素，甚至可以說是簡陋，屋子的正中間擺著一張木板桌子，周圍擺著三張座椅。喬瑟夫走到最深處的椅子旁，但卻沒有選擇坐下，只是審視般看著兩人。

「請坐，抱歉了，這裡可沒有什麼能拿出來招待的。」他如此說道，因身後窗戶而背光的面容隱隱有些恐怖。約書亞緊張地吞嚥，乖乖地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

居亞斯眨了眨眼看著兩個人的互動，像是在觀察什麼新鮮的東西，但更多的心情是發現約書亞也會這樣苦笑時而湧現的好奇。

他刻意在往屋內走去時稍稍用肩膀碰了碰約書亞，同時於喬瑟夫看不見的角度勾了一下對方的手，接著就繼續若無其事地看起屋內。

而直到約書亞坐下之前他都沒有感覺到哪裡不對——應該說此時並不覺得自己該說話的居亞斯選擇一直用那張笑笑的臉面對眼前的人。

跟著坐下時還在想這樣的場景有點像是審訊並暗自覺得好笑，雙手抵著桌面，手掌撐著下頷的放鬆神情與約書亞呈現挺明顯的對比。

往身旁人看去時的眼神也是輕鬆的，只是那當中可能多少還有點溫順與詢問的意味。

是要他開口呢，還是約書亞開口？騎士大人想要我怎麼做我都可以照做唷。

他看著自己的愛人，看著那人帶著詢問的目光，最終約書亞輕輕搖了搖頭，他必須自己向喬瑟夫解釋。

「居亞斯，這是喬瑟夫，我的好友。」儘管他早已和居亞斯進行過簡單的介紹，但還是選擇儀式性的從頭開始。

約書亞深吸了一口氣，他的手在桌面下不安地摩擦，像是要從其中找尋在兩人短暫的觸碰後留下的溫度。

「喬瑟夫，這位是居亞斯……他幫助了我很多，無論是在去年的大市集還是這幾個月間。」他遲疑了一會，才含糊地解釋了兩人的關係。而騎士甚至不敢看友人的表情，他知道對方不會滿意這個答案。

「得了吧，約書亞。」喬瑟夫露出了一抹帶著嘲弄的微笑，「你敢把他帶來見我，他不曾只是『幫了你很多』，不是嗎？」

棕髮的青年仍然沒有選擇坐下，他調整了一下姿勢，讓自己更輕鬆地站著。

「他知道嗎？」喬瑟夫緊接著問，如同一個在闡述一個謎題、一個暗號。而約書亞無聲地點了點頭，那雙如深洋一般的藍瞳直視著暖棕。

「只是一個大概，我並沒有提到每一個細節。」騎士解釋道。

「……看來，他確實是個特別的人。」再次嘆氣，喬瑟夫從一旁拉了張板凳後坐下，突兀地留下了空置的椅子。

「所以，居亞斯？」輕咳了幾聲後，喬瑟夫終於在走進屋內後第一次將視線轉向了青年。但似乎是已經知道了對方的特殊性，那份審訊般的氣氛已經趨緩成聊天般的平穩。

「你是住在哪個階級？雖然你應該已經知道了，但作為良好的自我介紹，我過去也是嚴厲的其中一員，再之前則是住在一個港口城市。」

老實說他在看喬瑟夫與約書亞的互動時，浮現出的想法是感覺約書亞就耗了超多的力氣才跟對方成為朋友啊，初步判斷就覺得喬瑟夫似乎是個防備心很重的人，現在看來應該真的是這樣。

居亞斯也沒特別去在意那個『細節』，因為約書亞想講的時候就會講，已經得到約書亞幾乎整個人的自己沒有必要再為了這種小細節吃醋，光是滿滿的優越感就已經來不及品嚐了。

他用那雙始終燦爛明亮的眼睛看向喬瑟夫，順應這個輕鬆的氣氛微微笑著開口。

「往西邊走，會有維京人出沒的港口嗎？如果是那裡的話我也去過呢，某部分來說我們也算是有某種緣份吧。」居亞斯接著如同貴族般將手掌放在自己的左胸口，微微向前傾身，只是沒有站起身。

「居亞斯，林德柏格，智慧學者家族，林德柏格公爵的長孫，請多指教。」

「……讀書人是嗎？」喬瑟夫先是如此地說道，才接著如居亞斯一般將手隨意地擺在左胸口。

「喬瑟夫，卡奈，現在只是一介普通的平民，做著樵夫的工作罷了。」

「很高興認識你，居亞斯。不過除了維京人，我更喜歡港口中那些來來去去的商船。」他輕鬆地說道，將手重新擺置桌面。而約書亞則是將視線低垂，看向自己摩擦著的手指，像是個做錯事的孩子一般。

「雖然有些刺探隱私，不過還是不免俗的要問，你是怎麼認識他的？」喬瑟夫繼續著話題，他已經盡可能地收起了自己平常的刺，至少大部分。

「畢竟，從我記憶以來他就沒什麼朋友，雖然約書亞是個好人……但卻沒甚麼人緣呢。」

在看見約書亞下意識繃緊肩後，他也短暫地停頓了下，但立刻裝作若無其事地接續話語。儘管他已經說過並保證自己對騎士的那些行為沒有意見，但老實的騎士總是會因為一些對話間的字句感到罪惡。

不不不我覺得沒什麼人緣這句話你們兩個絕對半斤八兩啊，而且要不是自己是約書亞帶來的，你的態度肯定只會比現在還不好吧。

居亞斯感到有些好笑的想，並在往旁邊看去發現約書亞反而比自己還緊張時把椅子往對方那邊拉，手一伸就整個環上對方的肩膀。

他不確定喬瑟夫對這樣的舉動做何感想，但假設居亞斯跟約書亞現在看起來只是『朋友』的話，那麼他在手掌離開騎士的肩膀前多揉了幾下應該也挺正常的吧。

「初次見面是幾年前在嚴厲酒館的時候，真正變熟是去年秋天的大市集。但其實過程還滿普通的喔？就是普通的喝酒吃飯聊天順便增進感情而已。」

啊……雖然讓他頻繁的去找約書亞的契機不普通就是了，而且這樣講總覺得自己好像個纏著人不放的變態，不過算了，就這樣吧。

居亞斯沒有壓力的回應，手收回來之後便順勢放在膝上翹起二郎腿。

當肩被環繞住，熟悉的溫暖讓緊繃的神經稍稍放鬆下來，最終化作輕輕呼出的一口氣。騎士轉過頭對愛人眨了眨眼，露出一個感激的小小微笑。

喬瑟夫自然將兩人的互動全數納入眼中，包括那些親暱的小動作，而在看向那雙深藍瞳眸中的信任和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時，他挑起了眉。

那就像是柔軟的甜蜜，彷彿過去曾嚐過的蜜酒和糕點，像是安心的溫暖，像是寒冬中燃燒著的壁爐——就像是曾出現在自己胞姊眼中的、那無聲卻炙熱燃燒著的情感。



喬瑟夫反射性地看向身旁那空置著的椅子，當看到理所當然地空無一物時，他無奈地揉了揉太陽穴。

他就知道這不是單純介紹新朋友。

「……幾年前嗎？」忍住了想要把約書亞抓出去質問的想法，他再次認真聽起居亞斯的回應，直到聽見關鍵字時，喬瑟夫才再次分心看向自己的友人。約書亞點了點頭，輕聲地解釋：「那天你是休假。」

「這樣啊。」輕輕用手摩擦著嘴周，喬瑟夫稍稍思考了會，才又再次開口：「約書亞是和我姐先熟起來的，我則是後來『請』他教導我劍術，才慢慢變熟的。」

雖然記憶中他的語氣好像有些尖銳，但他好像有說出「拜託」兩個字，那就沒問題了吧。

「我不算教導你，我只是陪你練習而已。」約書亞輕聲地喃喃。

「至少你讓我學會正確拿著劍了。」而喬瑟夫直接地反駁道。

「哦、所以如果我幾年前挑其他天路過的話，說不定我們就不是第一次見面？」真是諸多巧合就這麼擦身而過啊。

居亞斯感到溫馨的聽著這兩個人對話，總覺得在話語之間的蛛絲馬跡裡聽到了種種約書亞總是處於弱勢的跡象——呃、不過在他的印象裡頭約書亞早就成為對人、尤其是對自己超級沒轍的狀態了，該怎麼說，如果是故友的話就算了，但他還是私心的不希望約書亞未來還會被誰吃死啊。

「——我好像還沒看約書亞跟誰對練過，回去我可以找您練習看看嗎？」居亞斯仍舊笑笑的，轉頭看約書亞時那些心底的想法終究只是心底的想法。

而在提起這個想法時他同時也在思考自己到底會輸的多慘……到最後會不會變成他使勁全力跑給約書亞追啊，因為他的強項本來就不在這種正統決鬥上，要是場景在樹林他還比較好發揮。

「確實，也許是有機會見面的吧。」喬瑟夫聳了聳肩，無所謂地答道。至少對方見到了他的胞姊，當時的排班中他們兩人之中一定有一人會去工作。

「當然沒問題。」聽到了居亞斯有些突然的邀約，約書亞自然沒有理由拒絕，應該說他還有些訝異，他沒有想過對方也會對劍術有所興趣。

「我有一些練習用的舊裝備，應該會比較安全。」騎士思索了一會，才謹慎地回應道。儘管那些舊裝備可能並不合身，但至少一些簡單的手甲仍然能起到保護的作用。

「講得有些渴了，我去幫你們倒些水吧。」喬瑟夫站了起身，用眼神示意自己的友人最好乖乖地坐在座位上，就逕自起身並走去廚房。而騎士只好無奈地嘆了口氣，看向一旁的愛人。

「抱歉，喬瑟夫從以前就是這樣，他比較……有防備心。」約書亞猶豫地說道，而想到剛才友人自然地提到少女時，他不禁又低聲喃喃道：「當然，也比我堅強許多。」

然而居亞斯在喬瑟夫一離開位置並且不會看到他們之後立刻扭頭親了約書亞一下。不知道算是小情調還是有可能會被發現的刺激感，青年在突然的做完之後只覺得心靈有莫大的滿足。

「防備心？挺正常的啊。」他看起來對方才喬瑟夫那些稍微，真的只有稍微帶刺的語氣一點都不在意，不如說不防備才奇怪吧。

居亞斯一手撐在約書亞的椅面上，斜倚著的姿勢讓他的下頷正好靠在自己的肩膀，翹著的腳還沒放下，讓他看上去就像是準備調戲人的風流公子。

「而且他剛剛說什麼……您？沒什麼人緣？哈哈……那我直接越過重重障礙一舉躍升成情人，噢不，我已經在盤算著把您當林德柏格夫人看待了，我高興都來不及了吧？」

雖然實際上能做到的也就只有把對方變成自己的騎士，以及把所有未來可能的婚約推掉，但他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所有計畫通通實現了。

當青年迅速地靠接近並留下了一個簡單的吻後，騎士的臉立刻明顯地紅了起來，他下意識地用單手掩住自己的下半臉，卻無法掩蓋那染上顏色的耳尖。

幾乎不需要刻意去感受，約書亞能輕易地意識到自己的心臟不受控的狂跳著。當聽見他的愛人是如何稱呼自己時，更是難以控制住呼吸。

「油腔滑調……」他低聲喃喃，儘管直覺反應已經誠實地說明，他十分受用這樣的話語。

「他說的是真的，我絕對不算是受歡迎的，但……」他有些艱難地吞嚥控制自己的呼吸。儘管並沒有轉過頭看向青年，但掩住臉的手被放下，堅定地疊在對方的手上，帶著厚繭的指尖輕輕磨蹭著那人的指節。

「你確實是特別的。」



他終於小心翼翼地轉過頭，直視著那雙深色的瞳眸，幾乎是眷戀地看著那之中的亮彩。約書亞小心翼翼地湊近他的愛人，並在對方的唇瓣上留下一個單純、簡短、卻又無比虔誠的吻。

唉唷，很喜歡喔。

意識到約書亞不討厭他這種黏膩到不行的說話內容時居亞斯立刻咧開狡黠的笑容，那雙眼睛在直墜深海時仍舊熠熠生輝，靈巧的眨了幾下，並於對方親上自己時也咯咯笑了起來。

看來他自己也是超喜歡這種甜到不行的調情呢。

居亞斯偷偷的將手掌翻了過來，也細細的摩娑回去，笑聲不大，而且他沒有抓得很緊，至少是喬瑟夫回來時他可以立刻抽手的程度。

「哦、其實您不受歡迎我也開心，這樣就沒人會跟我搶囉？」即使被講油腔滑調他也要繼續說下去。

誰叫他的優點就是這個，而且能夠盡情地對情人講這種話也是一種幸福啊。

「畢竟未來的公爵夫人在我眼裡可是超——有魅力的，要是也有其他人看上您，我大概會想把對方的眼睛戳瞎吧，一邊喊著不准看不准看，這樣。」

當聽到青年的輕笑時，騎士也發出了輕柔、克制的低笑。他小心翼翼地收緊自己的手指，控制在儘管親暱、卻又隨時可以離開的程度，如此肆意地感受那份肌膚相貼的溫暖、柔軟和安心感。

聽到對方那有些誇大的話語時，他不免有些害羞地捏了一下那人的手，像是在斥責對方的胡亂說話，臉上的表情卻又明顯在竊喜著。

「……無論有沒有人搶，我都只屬於你，居亞斯。」但沒多久，約書亞深吸一口氣，低聲喃喃著如宣誓一般慎重的承諾。就算最終有些羞澀地移開了視線，但他還是完成了話語。

喬瑟夫現在十分的苦惱。

事情已經不僅僅是「我的朋友帶了另一個朋友一起來拜訪」的等級了，而是他意外地推測了對方有非常人的性取向。

「我到底該怎麼辦啊，姊姊。」他忍不住喃喃，同時將三個空杯子和一壺水放上木質的托盤。

而最讓他感到迷惘、不解的，正是為何約書亞明明過去就是和他的胞姊兩情相悅，卻又選擇和一個男人在一起。

為了轉移注意？不，他好歹也跟約書亞認識了幾年，這些年的騎士更是比任何人都對於「罪惡」感到執著，不可能僅僅為了這愚蠢的理由便觸犯那愚蠢的經文。

他輕而易舉地用單手撐住托盤，喬瑟夫下意識放輕腳步地走出廚房，卻在最後的轉角聽到兩人壓低的笑聲。

反射性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從牆邊窺視兩人。親暱的舉止立刻將他前幾秒所想的「推測性」用力地拋開，而他也同時徹底的無語了。

約書亞有多久沒露出這樣的笑容了。

喬瑟夫用空著的手輕輕敲了敲自己的額頭，像是在逼迫自己停止雜亂的思緒，接著又偷偷摸摸地走回廚房。

再五分鐘。喬瑟夫想，再五分鐘我就出去。

……然後如果約書亞這幾天都沒有跟他開誠佈公，他就死定了。

「——所以、那個、喬瑟夫只是去倒個水嗎？」怎麼感覺好像有點久？

雖然居亞斯很想繼續講那些不斷湧現出來的肉麻話，然而他可還記得對方臨走之前說的要去倒水來喝，但真的好像有點太久了喔。

青年用手比了比喬瑟夫剛剛走過去的方向，同時眼神也飄過去，然後再轉回來，靈動的眼神寫滿困惑，「您要去看一下嗎？」

雖然也想跟去看看，但這裡是別人家，亂走的話會給人造成困擾的，所以他就只是把他們現在交疊在一起的手撈起來，簡單的親吻了一下便放開。

「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約書亞點了點頭，站了起身並將手給收回。確實，他的友人花了太多時間了，他應該要去確認一下那人是否遇到了什麼麻煩。

騎士立刻熟練地走向了廚房的位置，而在看到喬瑟夫看著托盤沉思時，不安幾乎立刻地湧上。

「喬瑟夫？你還好嗎？」他謹慎地詢問，有些急促地走上前，他輕輕碰觸了那人的肩頭，那雙暖棕的瞳眸在如同大夢初醒一般撇向了他。

「抱歉，我在想一些事情，我有點……出神了。」喬瑟夫模糊地回應，他確實在思考，在這短短的幾分鐘中他幾乎把過去所有和約書亞相處時的互動給狠狠挖出來，一條一條仔細檢視著，卻發現那久遠的日常中似乎就隱藏著什麼。

「你沒事吧？我、我很抱歉我沒有先通知你。」約書亞緊張地低語著，那雙深藍色的眼眸中有著慌張失措。

喬瑟夫有些誇張地歎氣，直接捏住了對方的臉頰，而騎士也乖乖地閉上嘴巴，只是安靜地看著他，這樣看上去有些異常的乖巧。

「給我聽好，不是因為那個原因，懂了嗎？」他有些無語地答覆道，語氣不自覺地有些兇惡，但心中卻也多了一分安心——他的友人依舊是同個人，只是他意外地發現對方的一個秘密。

這麼想，心情也輕鬆多了。喬瑟夫滿意地看著騎士有些艱難地點頭，便分開捏著對方的手。他並沒有使勁去用力，因此對方並沒有因疼痛而退縮，只是那本來就偏淡色的肌膚多了點泛紅的痕跡。

「好了，我來端就好了，走吧。」喬瑟夫再次將托盤單手端起，一邊催促著友人，一邊朝著客廳走去。

「抱歉久等了，稍微花了點時間。」再次地，他們全都坐在了座位上。喬瑟夫將杯子裝滿水後遞到各自面前，儘管對於兩人的關係還有些衝擊，但他盡可能地控制好自己的表情在原來的穩定。

居亞斯在他們交談的期間已經開始趴在桌子上，以側臉看著桌面上的細紋，以指腹擦了擦上面的紋路之後才在約書亞與喬瑟夫回來時立刻把身體坐直了。

「不會。」他用輕巧的笑容回應喬瑟夫的話，然而在看到約書亞的臉似乎留了一點點被捏的紅印子時下意識的就舉起手要去碰——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手給我收回來啊你這個滿腦子都在想著怎麼摸約書亞的色胚。

居亞斯放在腿上的另外一隻手不著痕跡的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而本來在半空中的手立刻轉往自己的頭，隨意的抓了抓之後才拿起水杯猛灌了兩大口。

「啊、我好像喝的有點太急了……我再自己倒一杯。」似乎是覺得自己剛剛的舉動太過詭異，居亞斯立刻抓了茶壺往自己的杯裡倒了滿滿一整杯。

好險，如果真的摸下去就真的沒辦法了，好險，呼。

呵。

看著深膚青年的動作，喬瑟夫幾乎只能將哼笑給吞回腹中。

不行，他是個成年人了，他不能這樣嘲笑自己朋友的伴侶，或刻意戳破他們。他一邊如此說服著自己，一邊微笑著向對方搖頭。

「看來我不小心渴到你了，真抱歉啊。」他笑著說道，比起剛才整體的神態更多了一分游刃有餘，那雙暖棕色的瞳眸也在此時展現出和少女有些相似的機靈。

「所以——」喬瑟夫如此開口，準備接續著剛才早已盤算好下一步的問題。

「剛才在外面時，居亞斯你不是說約書亞是……『你的騎士』？」他始終保持著規矩的微笑，儘管在看著自己友人那一瞬間的手足無措時，還是沒控制好那湧上的快意。

「我記得約書亞你是領主的騎士不是嗎？還是……你一樣在我不知道的時候申請成為個人騎士了？」

「抱歉，因為我一時口快所以洩漏了我的計畫，當時只是想說這樣講比較不會出問題，但誰曉得你就是約書亞的朋友？」

意識到這個問題會讓約書亞感到緊張，居亞斯立刻在又喝下一大口水之前補充，至少這個話題不要砸在約書亞身上，其他的先不管也沒關係。

而接下來的回應他想他大概還可以應付。

「林德柏格家沒有騎士，而我只是想著跟我最有交情的騎士便是約書亞了，那麼——到時候應該會想辦法把這位騎士挖角過來？不過那也要我先成功當上公爵再說了，這件事情我還沒跟約書亞說。」

居亞斯又把視線移到約書亞身上，稍稍點頭道歉的姿態看上去的確是真誠的，並且拿捏他們階級之間的差距拿捏的恰到好處。

「沒有事先跟您說很抱歉，這件事情或許我們兩個回去談比較不會占用到喬瑟夫的時間，您說對嗎？」他於末尾添了一個小小的笑容。

「不，沒有關係的，我、我能理解。」約書亞有些結結巴巴地回覆道，他看著他的愛人，試圖用克制的呼吸來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最終在幾次的深呼吸後抑制了那份失控。

他知道，就算他們兩人如何的相愛著彼此，教會無法認證他們的關係、世人不會理解他們的感情，而作為一個騎士——作為一個家族的專屬騎士，便是唯一能讓他們的關係不只是陌生人、不只是朋友的方式。

「……我們、回去再討論詳細。」低語道，接著才匆匆地將視線轉回桌面，而騎士把視線固定在桌面上，因為就連看也不用看，他便能知道自己友人的視線銳利地如同針一般緊盯著他。

喬瑟夫現在覺得非常後悔。

雖然早就知道居亞斯並不是如同約書亞一般的嘴拙的傢伙，但讓對方成功地化解了自己的提問，甚至還在自己面前秀了一下恩愛——

真是可惜。似乎只能用這樣的形容了，他可是想看約書亞慌慌張張的啊。喬瑟夫忍不住在心中抱怨了起來，儘管那份微笑淡了些，但他拿起水杯啜飲了一口，才輕鬆地回覆道：「這樣啊，看來我不小心破壞了你的驚喜，真是不好意思。」

不過，至少知道居亞斯是認真要對他的朋友，這樣他應該省了一份在約書亞被騙到哭回來時要衝去智慧的力了。

「——啊。」像是想到了什麼，喬瑟夫一下子沒有控制好自己的表情，眼睛中是閃閃發亮的趣味。

「居亞斯你……這段時間有出遠門嗎？只是好奇而已。」小心翼翼地詢問，如果他沒有猜錯的話，或許他這次可以如願以償看到約書亞慌張的表情了。

驚喜？嗯？這算驚喜嗎？雖然以他的角度來看的确是驚喜沒錯，或者可以算是求婚一樣的環節，但在一位朋友耳裡聽起來是驚喜嗎？

終於開始覺得哪裡怪怪的居亞斯在聽見下一個問題時，感覺自己的思路在即將深入之前就被掐斷了。

「出……遠門……嗎？」為什麼要問這個？

他拿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挑起眉看向喬瑟夫的眼神只有滿滿的困惑，這樣的視線也飄過去約書亞那處短暫的幾秒，然後就收了回來。

而且喬瑟夫為什麼看起來這麼開心，是他的錯覺嗎？

反正不管怎麼樣都是要照實回答的，居亞斯最後還是把杯子放下，然後點點頭。

「大市集結束之後我出城三個月，今年初春才回來……我本來沒打算回來的，但因為諸多考量才又決定回艾因索夫。」他的心中充滿了困惑，但仍舊因為平穩的語調而把其壓制在單純的事實敘述之上，他稍微壓下下頷，繼續狐疑的看著人。

「三個月嗎……時間確實吻合呢。」喬瑟夫再次給杯中裝滿了水，一邊小口啜飲時含糊地拋出了這有些沒頭沒尾的話語。

「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稍微做了一些推測而已。」他放下杯子，清了清喉嚨，輕快地開始了解釋的說詞。而他的友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要說什麼，只是同樣用著狐疑的表情看著他，安靜地等待著他的解釋。

「剛好在你離開的那幾個月，我親愛的朋友有來找過我一次。他當時整天魂不守舍、鬱鬱寡歡，問怎麼回事也死都不肯說，只是一直用『沒什麼特別的』來搪塞我，看上去落魄的像是隻被拋在路邊的小狗。」

「我想約書亞也不是什麼能突然交到很多好朋友的人，稍微推理了一下才會問居亞斯你是不是有出遠門過，讓你困擾了不好意思啊。」

「不過還好約書亞你今天看上去已經沒事了呢，不然我可是擔心了好一陣子呢。」

雲淡風輕地為話語收了尾，喬瑟夫滿意地看著騎士的臉瞬間漲紅，手足無措地死死瞪著自己的手——跟過去一樣的逃避習慣——，接著結結巴巴地發出了幾個侷促的單音，卻又什麼字句也沒有成功組織出。



「我、我去裝水。」他猛地站了起身，約書亞甚至不敢看向身旁坐著的愛人，也不敢去看儘管努力克制但早已笑到快從板凳上掉下來的喬瑟夫，只是自顧自地拿起桌上的水壺便朝著廚房逃去。

……哇喔。

居亞斯看著這兩個人的反應，能夠擠出來的感想恐怕暫時只有哇喔。

他該先因為難以想像的約書亞失魂落魄而開心還是心疼，還是要因為喬瑟夫那個幸災樂禍並且似乎看出來的表現而做出反應？

不知道。

於是他就只是先任由約書亞消失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呆愣的再喝一口水，在這段期間之內沉澱一下之後愣愣的看向喬瑟夫。

嗯，對方十有八九猜到了，所以他也沒打算特別藏了。

「……其實他只要、哪怕只要說一個不字，我就會留下來了？」但誰都知道這名騎士超會撐，唉。

居亞斯輕輕的嘆了口氣，這次終於真正將杯子放回桌上，交疊的兩腳恢復成腳底皆平放於地的狀態，兩手撐了膝蓋一下便站了起來。

他以大拇指比了比廚房。

「不介意的話跟你借一下廚房談點事情？」

「他可是約書亞，他怎麼會說呢。」總算控制好自己的笑意，喬瑟夫輕咳了幾聲，才終於回復平靜，聳了聳肩、話語中也明顯透露著無奈。

「當然不介意，你們好好談談吧。」他隨意地向站起身的青年揮了揮手。就算自己的友人都跑走了他的神情也沒有絲毫的緊張。

畢竟他清楚，約書亞再怎麼樣也不會對他生氣的。

而這次換約書亞沒這麼平靜了。

騎士輕輕地將水壺放置在檯面上，而下一秒他便用力地用手將臉給遮住，接著便像是脫力一般蹲坐在地。儘管沒有對自己的友人感到不滿，但他還是不免對於自己在那幾個月的失態被戀人知道的這件事感到羞恥。

確實在那三個月，他花了大量的心力和精神在說服自己，說服自己不要去思念青年、不要去回憶過去相處的那些點滴、不要去想起那些溫暖的肌膚相貼和緊擁的感覺。

當時喬瑟夫、甚至是瑪爾坦都有詢問過他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又怎麼敢開口說出這一切呢？他甚至認為自己這一輩子大概都不會在見到青年，他需要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把這過了頭的情感給埋藏，讓一切都變回正常，他依舊是那個堅定、虔誠的騎士。

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他擁有了光、他得到了過去不敢奢望的愛，一切都不一樣了。因此，他才更不希望青年被那幾個月的酸澀給影響。

而居亞斯在隨興的對喬瑟夫點頭致意後，走進廚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對方身邊，蹲下來，一手環約書亞肩膀一手扯開對方掩著臉的手，然後靠在人肩上的手稍微抬起來強硬的推著對方下頷朝他自己那處轉過去後，他便湊了上前。

雖然這個方法很老套，但既然喬瑟夫都說要讓他們好好談了，那做點只有兩個人在時才能做的舉動也不為過吧。

這次不再只是在外頭時那個蜻蜓點水的碰觸，居亞斯幾乎是在碰上約書亞的那一刻立刻壓上去，即便他們早已親吻過無數次，他仍舊在如此深吻期間感到滿溢出來的幸福感，並於舌尖探進去對方雙唇之間時帶了一如往常的霸道。

翻攪、交纏、摩娑，一整套黏膩的吻做完之後居亞斯才在離開唇瓣前多啄了幾下。

「在想什麼呢？告訴我。」他們的額間相抵，近距離的看進對方眼裡的光芒仍舊沒有一絲磨滅，這也昭示著騎士的擔憂大概真的不算什麼。

他乖順地接受了青年給予的吻，在那霸道、甜膩的接觸中感到窒息和顫抖，那之間沒有任何不快，就僅僅是因為心中湧上的那份溫暖。被拉開的手小心翼翼地回握，感受著與對方交纏的那份溫暖。

天主啊，我真的、真的深愛著他。

騎士輕輕閉上眼，享受著最後那些細碎的吻，直到兩人的額頭相貼、呼吸交纏。他再次睜開眼睛，依戀地看著他的愛人，以及那雙總是閃爍著光芒的瞳眸。

「……那不是你的錯，我不希望讓你為此感到困擾。」約書亞有些猶豫地喃喃，對於兩人的距離來說，這樣顯得剛好。

「那時我們僅僅是……僅僅是朋友，我不應該去打擾你的計畫，更別說艾莫瑞克先生已經被審判所盯上，那是正確的決定。」他盡可能保持平靜地說道，但最終話語間還是不受控的加上了些許的顫抖。

「我……我以為我再也不會見到你了，我需要一點時間來調整。」

老實說他在聽到對方這麼說時還是暗自在內心感嘆了一下他的騎士真的很會胡思亂想，同時也整個人抱上去。

這些問題對他來說當然都不是問題，無論是他想像約書亞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會有的心痛，還是對方怕他因此自責之類的，都不成問題。

——因為事實就是他當初決定回來，並且也真的回來了啊。

「我聽到的時候的確是猛然想起自己那三個月離開的期間您會很痛苦，並且擅自想像了一下若要強迫自己不追出去找人，自己會有多麼煎熬，也因此心疼，但——」

「我並不後悔這段期間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居亞斯鄭重的說，語氣仍舊輕快，但當中的確包含了許多認真。

「假設我沒有執著的找您吃飯、我沒有出城而是回智慧、我沒有去跟您道別、我沒有想做的事情，或許當初我哪怕只要一個想法不一樣，我們就不會走到一起。所以我很感激我現在身在此處。」

被擁抱住的那刻，約書亞無法克制地發出輕柔的嘆息。無論是經歷多少次，他依舊對於每一分的接觸和溫暖感到悸動。

他同樣地回擁了他的愛人，靜靜地將頭埋在對方的肩頸。直到居亞斯語畢，騎士沉默了好一會，才終於組織好自己的言詞。

「我也……我也很高興，對於到現在的一切。」儘管有些簡短、儘管因為不善表達展露出情緒而磕磕巴巴，但他依舊努力地想要說出自己所想的。

「你徹底改變了我，居亞斯。」

就算如對方所說的，居亞斯就算不會因此感到困擾，可他還是不免感到些許羞恥。但同時又混著一絲反差的喜悅，就因為對方話語中簡單提到的「心疼」二字。

僅僅是因為對方的一句話、一個在乎自己的表現，他的心就因此而上下，像是得到了糖的孩子一般，他都有些想要斥責自己的不成熟。

「對不起，我……」他小聲地喃喃致歉，卻難以說出自己究竟在為哪一件事而說。究竟是為了自己的失態，還是那些不理智的擔憂，亦或是兩者皆是。

「我知道您想說什麼的，所以不用道歉，我知道的。」

感覺到約書亞同樣擁抱了自己，居亞斯輕笑出聲，並在對方道歉時側過頭輕吻了一下白皙的頸側，沒有留下痕跡。

他想他知道約書亞心裡所想的那些抱歉或者羞恥，雖然在外人眼裡這名騎士或許很嚴肅、難以接近，又總是安靜的無法讓人靠近，但他可是在這短暫的時間獲得對方的心、同時也把自己的心交給對方的特別的人呢，怎麼會沒辦法摸透對方的想法呢？

「我很開心喔，您會為了我如此懸著心，我很高興我能夠知道這件事情，因為這就代表我之後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會先想到您，而且會為了讓您開心而辦到很多很多事情呢。」

他雙手扶著約書亞的雙肩，稍微將兩人拉開了點距離，彷彿正用那個始終會在約書亞面前綻開的燦爛笑容表明這個事實。

「我可是個貪心到想要知道您所有想法的人喔？」

看著青年那燦爛的笑容，騎士也不禁勾起了微笑，手輕輕地撫上對方的面頰，拇指的指腹細細地摩挲，像是在對待珍視之物一般。那雙深藍的瞳眸中已經許久不見過去的那份壓抑，就算偶爾的浮現也幾乎轉瞬即逝。

「雖然說過回去再討論，但是……個人騎士？」當那幾個字脫口而出時時還是不禁感到一絲害羞，約書亞有些緊張的吞嚥，臉上稍稍多了些許的淡紅。

「我已經完全屬於你了，居亞斯，就算不那麼做也沒關係。」他小心翼翼地再次拉近距離，兩人的額頭再次相貼，他不知為何就是喜歡這樣連呼出的吐息都交纏在一起的貼近。

「我或許會給你帶來麻煩的。」約書亞輕聲地喃喃。就算他身為騎士的事實千真萬確，但在其他貴族的眼中，沒有姓氏和背景的他或許就跟平民沒有兩樣。

居亞斯在約書亞摸上自己的臉時，偷偷轉過頭親了一下對方的掌心，接著才溫順的跟著靠了上去，並於對方這麼講時真的認真的思考起來。

論麻煩的話，他本身就可以算是林德柏格家大麻煩了，也真辛苦祖父母要扛著這樣的壓力幫助他走上公爵之路，他想他未來成功了的話肯定是要把祖父母放在手掌上疼的吧。

而約書亞所帶來的麻煩？嗯——以他接受父親好幾年那種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激進教育來看，他倒希望更多人衝著他來，這樣他排除障礙排除的越快，地位也升的越快。

危險才是轉機嘛。

青年認真的想完一圈之後，轉而跟對方相同，撫上對方的面頰。

然而神情就沒有那麼單純了，雖然還是溫柔，但抬眼時的神韻似乎多了許多若有似無的撒嬌跟可憐兮兮。

「……不行嗎？」他微微嘟起嘴。

「可是我就是不管怎樣都想要跟您膩在一起，那些麻煩根本不算麻煩，這樣不行嗎？」

而那樣撒嬌的表情幾乎徹底擊敗了騎士，原先還在權衡利弊的天秤立刻狠狠被「居亞斯高興就好」的想法給翻倒。

約書亞不禁抿住唇，像是在責備自己的不成熟。但任誰都能看出，那是幾乎可以徹底忽略的奮鬥，騎士根本沒法拒絕自己的戀人，特別在對方這樣的目光下。

「……當然可以。」像是在做最後的掙扎，他沉默了一會、視線稍稍偏移，但最終仍是如此地低聲喃喃。

「對不起，我不該質疑你的。」約書亞輕輕離開了些許，像是安撫一般小心翼翼地輕吻了對方的鼻尖，語氣中是溫柔的甜蜜。

甚至是輕輕偏過頭，用一隻手貼著青年靠在自己臉龐的手，依樣畫葫蘆地在對方的掌心留下一吻，才又回到原本的那份緊密。

「我也很喜歡跟你在一起。」他悄聲地補充說道，因為害羞臉龐升高了些許的溫度。

如果現在不是在別人家的廚房，而是在家裡就好了……約書亞這麼可愛、這麼可愛！！

居亞斯在內心怒吼，於對方親吻自己的鼻尖、手掌，乃至那個直率的說喜歡他，他也都很喜歡啦！

「——那我們回去就來討論細項！」

但最後那些澎湃的熱情全都被他壓下，轉而抱住眼前的騎士，並且肆無忌憚的用力蹭上對方的肩頸。

喬瑟夫也等的夠久了，如果再不出去，他可能會以為他們兩個真的在廚房裡搞起來了吧，這樣可不行。

而想到此處，居亞斯也在放開約書亞時有些小心翼翼的斟酌用詞。

「……我覺得我們要出去了，只是……先跟您說一下，我覺得喬瑟夫應該多少有點感覺了，您想一下要不要坦白或是要怎麼吧。」這是約書亞跟朋友的問題，他沒道理做出任何決定。

居亞斯接著便站起身，牽著約書亞的手要將人一同拉起來。

「我知道了，我會親自跟他說的。」約書亞點了點頭、如此承諾道，接著便順著居亞斯的施力撐起身子。而在起身後，他又稍稍踮起腳，在對方眉梢處親了一下。

「謝謝你，居亞斯。」

似乎完全沒意識到愛人內心的激動，騎士露出了一個小小的微笑，並且如此對青年說道。接著便匆匆轉過頭面向一旁的檯面，耳尖的溫度似乎還沒降下。

約書亞深吸了一口氣，一邊思索著該如何開口，一邊熟練地從一旁的大桶中舀出清水直到裝滿水壺。

他本就有想要和喬瑟夫坦白的意思。應該說，倘若不好好說清楚而是讓對方自己發現的話，想必只會有反效果。

畢竟，他的友人肯定會一邊捏著他的臉，一邊憤怒地控訴自己居然不敢跟他說這麼重要的事情吧。

他們真的好久。

喬瑟夫有些無奈地想著，他甚至閒閒沒事地在屋內晃悠了一陣子，還跑回房內把自己早已看過數次、用於打發時間的無聊小說給拿出來看，在不知道第幾次阻止自己衝進去看兩人到底在幹嘛時，終於聽見了由內向外的腳步聲。

他並沒有立刻把視線從書上移開，直到兩人都坐妥，約書亞輕輕將水壺擺回桌上，他才輕鬆地把書給闔上，把自己早已空了的杯子裝滿水。

「你們可真久，我都不知道我的廚房這麼舒適。」帶著些許玩笑性質地開口，喬瑟夫一邊啜飲著水，一邊看著自己的友人。直到他意識到約書亞的眼神裡似乎比方才更多了一份堅定時，他忍不住好奇地挑起眉。

至少他們在裡面感覺有在好好談談，而不是單純的膩在一起。喬瑟夫帶著些許無奈地想著。

不要覺得他們真的在廚房裡開始做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就謝天謝地了。

居亞斯在喬瑟夫有點調侃的這麼說時有點後怕的胡思亂想，他可不想被人認為是會隨時隨地發情的野獸、呃、雖然有的時候真的很難控制啦，但他還是有分寸的。

他在跟著約書亞坐下時觀察喬瑟夫的神色，對於對方看出了些什麼有了十拿九穩的肯定。所以接下來肯定是約書亞一個人的戰場了……至少讓他在對方緊張到不行的時候伸出手，在桌子地下揉對方的掌心給與支持吧。

「嗯，因為連個人騎士的事情也一起談了，還算有效率吧？」黑膚青年稍微帶開了話題，單手撐著臉頰嘻嘻笑，接著便把視線轉向約書亞。

「那應該還可以吧。」喬瑟夫聳了聳肩，隨意地回覆道，應該說，此時他們兩人的注意力都在騎士的身上。

「喬瑟夫，我想跟你說一件事。」似乎是意識到兩人直白的等待，約書亞深吸了一口氣，最終強迫自己將梗在喉間的話語說出。

「我知道這有點難以相信，但我跟居亞斯並不是單純的朋友。」約書亞盡可能地解讀著友人的表情，在桌面下的手不安地搓揉著，在狼狽地吞嚥和呼吸後，他有些艱難地擠出了這段話：「居亞斯他、他是我的戀人。」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因此一直沒有告訴你，我很抱歉。」在些許的停頓好，他繼續說著，接著像是在懺悔一般低下了頭。

喬瑟夫用手稍稍掩住了自己的下半臉，卻不是為了遮擋驚訝，而是一抹笑意。



居然今天就說了，儘管沒有滿分，但看來自己友人還是有些許長進的。他帶著雀躍地想著，輕咳了幾聲來穩住自己的情緒後，他才再次佯裝平靜地開口：「阿比她知道嗎？」

「阿比蓋爾她……她知道，我當時向她坦承過，她也接受了。」騎士的回覆有著些許的不安，像是在擔心著什麼。而喬瑟夫聽到這樣的答覆，也立刻皺起眉頭。

「所以你們兩個居然一起騙我。」喬瑟夫突然站起身，手立刻伸長捏住了約書亞的臉頰，那雙暖棕色的瞳眸直直盯著對方。

「居然還有我姊，你們原來這麼不相信我，約書亞。」

「我、我沒有騙你！」被捏住一邊臉的約書亞不像先前那樣乖巧地閉上嘴，而是十分少見地反駁道，儘管話語因為被捏著臉而有些含糊。那對深藍的眸子也終於看了回去，帶著些許的慌張和不解。

……他也不想捏捏看。

居亞斯當然在約書亞直截了當地把事實說出口時驚訝了一下，那個直率程度他覺得應該不亞於當初把他拉進房間說喜歡的場面。

就連那種把話說完後緊張的模樣都一模一樣。

好想捏，真的好想捏，雖然平常都是捏更隱密的地方，但看著喬瑟夫的舉動，他還是也好想捏捏看。

但居亞斯最後仍舊沒有伸出手，就只是在為了讓自己的手找點事情做而又再度拿起水杯喝時咯咯笑出聲。

「看來在場的人都是知道大秘密的人了，包括那位……阿比蓋爾小姐？」

他還記得約書亞曾經提到這個名字幾次，也還記得如果自己的推論正確，加上跟喬瑟夫的所有談話，綜合來看，這位阿比蓋爾小姐大概是對方的姊姊，而且已經去世了。

兩人互看了好一會，誰也不肯讓誰，就像是在進行無聲的爭鬥一般。

「算了，至少你還懂得要主動說。」喬瑟夫哼了一聲後如此地說道。他將捏著對方的手放開，坐回原位後像是有些不滿地灌了幾口水。

「是的，阿比蓋爾她……她跟我關係很親密，非常親密。」約書亞揉了揉自己的臉頰，沉默了一下才回覆居亞斯。就算已經稍稍看開過去的種種，但他仍然不太擅長提到有關少女的事情，稍微停頓後才繼續話語。

「她是我第一個能夠坦白的人，我相信她，就如她信任我一般。」騎士抿了抿唇，如此地喃喃道。他小心翼翼地看向自己的友人，確認對方表情依舊平靜才鬆了口氣。

「而阿比蓋爾在四年前被審判定為女巫，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你應該也能猜得到了。」喬瑟夫直接了當地說道，視線不免看向一旁空蕩的椅子，才又立刻轉回看向了兩人。

自己的猜想得到了證實，無論他的心境為何，居亞斯仍舊在喬瑟夫補上最後一句話時將手環上約書亞的肩膀。

接著施了點力，抬手扶住約書亞的腦袋往自己身上靠，而他就低垂著眼，再將眼睛閉上。

語氣很淡，但也不是毫無情緒。

「是嗎。」所以在當初從裁判所出來，提到阿比蓋爾的名字時，約書亞才會顯得如此痛苦啊。

居亞斯彷彿是透過這短暫的沉默對那名早已逝去的少女表達哀悼，而與約書亞輕靠著頭一會後就放開，神情也恢復成原先那個爽朗的模樣。

反正都已經坦白了，做一點過度親暱的舉動應該也沒關係啦！

當騎士順從地與愛人相靠時，他緩緩地呼出一口氣。當再次提到少女已經死去的這個事實時，他仍然會感到不甘，但卻已經沒有過去的那般難受。

對於那個簡單的懷抱，他感到十分的感謝，他知道這是居亞斯給予的支持。

當然，這也伴隨著些許的害羞。

畢竟兩人過往的所有親密舉動都被留在了房內，也僅僅在桌下悄悄輕捏彼此的手，亦或是其他如蜻蜓點水般簡短、快速的接觸。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就算只是簡單的依靠，還是讓約書亞有些緊張。

但在分開後，他嚙了嚙，小心翼翼地桌面下勾起對方的手，像剛才一樣輕輕磨蹭著另一人的指節。

喬瑟夫遲疑了一會，最終將視線轉移至一旁，像是要給予兩人一些空間一般。他本來就有些不太習慣這樣的場合，這並不是針對面前的兩人。因此直到兩人再次拉開距離，他才彷彿沒事一般回過頭。

在約書亞碰上他的手時，居亞斯就知道這樣的舉動大致上沒有問題了。

他於喬瑟夫將頭轉走的期間朝約書亞咧開笑容，接著也就趁著他們兩個人的手在桌面下，不會有人看到時肆無忌憚的讓他們的兩手、乃至十指都纏在一起，而他還有餘裕在開口說話時邊繞著對方的手玩。

接著居亞斯想到了一個頗重要的問題。

「啊、那平常的話約書亞都住在你這裡吧？我如果也住下的話會不會太占用空間？」還有食物、日常起居的用品之類的……噢、還有他也很好奇約書亞都會在這邊做些什麼。

他總有種對方應該不是會單純來找朋友聊天放假的感覺，說不定約書亞還有其他原先預定要做的事情？

好想知道啊。

當對方的手指更進一步地蹭上時，他下意識地深吸一口氣，忍住了下意識想抽回的動作。僅些許的停頓便放鬆下來，乖巧地任由對方觸碰，在自己肌膚上打轉的指尖帶來了些許的搔癢。

「他嗎？確實是跟我睡同一個房間，不過房內只有一張單人床而已。」喬瑟夫隨口地回道，這時他才認真地想了起來。確實，平常他睡在床上，約書亞就在一旁地板打地鋪，狹小的房內不知是否能夠擠他們三人。

「我本來是計畫住附近旅店的，但是這次路上花了比較多的時間，所以才先來找你了。」約書亞解釋道。不論居亞斯本人會怎麼說，讓對方跟自己一起打地鋪怎麼想都不太好。

「說要佔空間也是還好，反正也習慣了。」聽到友人的回答，喬瑟夫最後只是隨意地聳了聳肩。畢竟約書亞之前可是直接在路上撿看起來需要幫助的人回來，居亞斯不會偷東西也不會感覺很危險，基本上已經沒甚麼好挑剔的了。

總覺得不管是哪種方式對他來說好像都沒什麼差別。

呃、還是有差的啦，但就真的哪一種都好，不過想想，約書亞跟喬瑟夫睡在同一個房間，而且還只有單人床……？

就算他跟父親感情再怎麼好也不會擠同一張，所以肯定是打地鋪的吧，那這樣是否代表房間很小？

而且要喬瑟夫幫忙收出另外一間房間又很不好意思……

「你們覺得怎麼樣比較好我就怎麼配合？」居亞斯在腦袋轉了一大圈之後還是沒得出結論，最後仍舊在兩個人的選項之間給出一個他都好的回應。

實際上也真的是怎麼樣都好，都好，就連約書亞說要跟喬瑟夫好好相處，他先去其他地方迴避也好，但想必騎士肯定不會放著他不管吧。

聽到青年的答覆，兩人只是互看了一眼，喬瑟夫便無奈地嘆了口氣、聳了聳肩。

「算了，你們還是去找旅館吧，免得我打擾你們的兩人世界了。」他隨意地說道，並無視了騎士有些慌忙的解釋。

「……對了，還有這個。」像是要轉移注意力一般，約書亞突兀地講道，並將腰間的小袋子給放到桌子上，搖晃間發出了些許金屬碰撞的聲音。

而反常的，喬瑟夫並沒有直接收下那袋錢幣，只是看向了青年，有些遲疑地問道：

「約書亞，你要繼續嗎？」

「這只是……預防，說不定仍然會有其他人因為我的關係來麻煩你。」約書亞有些猶豫地回答，握著居亞斯的手下意識收緊，才又小心翼翼地回到原本的力道。

就像是他在大市集前的那次偶遇，儘管後來也有再遇到亞瑟，也沒有得到男人因求助而來過的消息。

但就如當時，他下意識介入了他人的麻煩，像是將他們看作成懷中的野兔一般。

居亞斯聽到喬瑟夫的調侃時就只是感覺良好的勾起大大的笑容，對他來說這種事情，只要知情者不會把他上報給教廷那邊就好啦！其餘所有評論都可以算是祝福！

只是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居亞斯仍舊能夠聽出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錢？麻煩喬瑟夫？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會因為約書亞的關係來找喬瑟夫？

「……」總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複雜，於是居亞斯就只是直勾勾的盯著那袋金幣，然後擅自在內心做了各種假設。

……好吧，他實際上能想到的也只有一種，就是約書亞在外面答應了別人什麼，而約定的內容牽扯到喬瑟夫而已。

「……抱歉，居亞斯，我沒有跟你談到這件事。」似乎是意識到愛人的疑惑，約書亞在些許的停頓後，像是在懺悔一般喃喃。

「居亞斯不知道？」喬瑟夫吃驚地大喊，而騎士只是搖頭，接著小心翼翼地將視線投向一旁的地面。

「總之就只是……他的一個壞習慣，好聽點可以說是一種樂於助人的高尚情操，但難聽些就是喜歡多管閒事。」喬瑟夫觀察了一會騎士的表情，確認對方的默許後才繼續講到。

「他總是會介入並嘗試協助每一個他遇見需要幫助的人，真的是幾乎每一個。」

「大多都是孩子，如果可以還會把他們帶來我家照顧，也有成年人，但大多只給予對方救急的錢而已。」

「不過這些已經要結束了，接下來……應該不會繼續了。」約書亞並沒有特別去做辯解，畢竟那全是事實，他只能有些無力地保證。

老實說居亞斯不太能想到為什麼約書亞會這麼做。

雖然某種程度上他能理解約書亞這樣的個性會想要幫助他人，但做到這種程度——感覺就像是很急迫的想要些什麼。

只是他完全沒辦法理解。

「……以我的角度來看，的確是覺得這樣的做法很、匪夷所思？」居亞斯聳了聳肩，已經盡量挑了比較輕的詞彙了，但聽上去仍舊有些重。

這件事情能夠從很多面向來想，包括幫助他人的動機，還有身處的階級導致幫助他人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他跟約書亞幫助他人的動機一定不一樣，而他說不準到底誰的思考會比較自私，所以他就只是又在暗自想了一大堆東西之後簡單的拋出一個不是很明確的回應。

「其實我覺得約書亞要做什麼都沒問題，我只是會想知道動機，而如果那個動機我不認同的話我會嘗試說服……差不多這樣？」

「理由可就不是我能回答的了。」照著喬瑟夫的神色，他似乎知道些什麼，但是出於尊重他並不會去刻意揭穿自己友人的那份補償心理。

面對愛人遲疑的話語時，騎士還是不免感到些許的不安。這不像剛才的那種擔憂，而是一種難以闡述的心情。

畢竟說到底，他進行這一切救助的緣由都只是起源於那份負罪感，像是為了減去自己在天主眼中的罪惡一般，但他又清楚知道以自我而開始的善行是無意義的。

「回去再說吧，可能會說很久。」約書亞低聲地喃喃，像是掩飾一般小心翼翼地啜飲著水。

「時間也差不多了，你們一路趕來也累了吧，明天再聊吧。」不知是不是看出了友人的異狀，喬瑟夫看了看外頭的天色便如此說道。

「哦、好。」

居亞斯也不是沒有觀察能力，在偷看了一眼約書亞喝水的舉動，就跟他稍早前無數個掩飾心情的喝水相同的舉動，他就只是在對喬瑟夫點點頭之後站起身。

「那就……明天見？」

他試探性地說，朝喬瑟夫揮了揮手，同時也朝約書亞伸出自己的手掌，像是試圖要把對方拉起來一般。

約書亞在些許的停頓後，輕輕地搭上了居亞斯的手，但也只是虛放著，他依舊靠自己的力量站起身。

過往的教育告訴自己他應該為伸出手的人，而非搭手的人。在居亞斯面前，儘管仍然會受到那些規則影響，但他並不會刻意堅持。

「明早見，喬瑟夫。」他如此對友人說道，而喬瑟夫則是平靜地對他點了點頭。

「明早見，馬放著也沒關係。」喬瑟夫如此地說道，並目送著兩人走出屋內。

「路口有間小旅店，應該會有床位。」騎士低聲地喃喃，他沒有看向居亞斯，那雙深藍色的瞳眸只是像在逃避一般看向了地面。

居亞斯很自然的在走到大街上時便沒再繼續牽著約書亞的手，而是專注的找對方所說的路口的小旅店。

雖然很想立刻把那張看起來很落寞的臉捧起來親，但現在大概什麼事都沒辦法做，於是他就只是抑制住想關心對方的心，一路找到旅店。

黑膚青年自然而然的要了兩間單人房，拿了鑰匙之後就頭也不回的上樓，直到站到第一間房門前，左顧右盼了一下，確保附近沒有任何人之後直接一把將約書亞拉了進去。

開門、轉身、關門、衝去把窗簾拉上，做完這一系列舉動之後才衝回來把約書亞抱在懷裡。

「……您還好嗎？」他輕輕的說，手又跟在嚴厲的騎士家裡時一樣，撫上對方的背脊，開始肆無忌憚的撫摸。

被緊擁入懷後騎士同樣緊緊回抱，呼吸間帶著些許放鬆後的嘆息。頭順勢埋至青年的肩頸處，任由著對方肆意的撫摸，而他的手也下意識地一下一下地輕撫著對方的背脊。

「我沒事。」他低聲地喃喃道，儘管這話就連他自己都說得有些心虛。

他幾乎一路上都在思考，思考著要如何說明自己的那些善行，甚至因為不安而不敢去看向青年。

「對不起，讓你擔心了。」

約書亞稍稍鬆開臂膀，和愛人的額頭相貼，他輕輕地用鼻尖磨蹭著對方。那雙深藍色的瞳眸悄悄窺看著對方，帶著些許的懺悔和僅屬於對方的柔軟。

居亞斯正在思考自己到底是要問下去呢，還是顧慮對方的心情讓對方自己講呢，還是順應自己的慾望直接親下去？

但最後在看著那雙眼睛時他決定還是不要這麼快就毀掉現在的氣氛或者讓這個氣氛往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發展。

「嗯，沒關係。」約書亞的海藍色眼睛看起來很軟，這讓他每次看著對方這種容易被自己得寸進尺的溫和都會想要用各種方式攻城掠地。



他親了一下對方的鼻尖，開口便是單刀直入的問句。

「您想跟我說些什麼嗎？例如……剛才那些話題的延續？」

當被親吻鼻尖時，騎士忍不住露出了甜蜜的微笑，他也同樣輕柔地在對方的嘴角印下一吻，儘管接下來要說的並不是什麼輕鬆的話題。

「嗯……只是我想先說，我現在已經不會抱持著那些想法了。」約書亞小心翼翼地承諾。

他並沒有意識到那逐漸變得黏膩的氣氛，只是認真地思索著該如何開口。相擁的姿勢讓兩人的胸膛緊緊貼在一起，甚至連心跳都逐漸同步了一般。

「我曾認為自己是有罪的，不僅僅是因為喜歡著同性的事情。我認為阿比是無辜的，因此她的死肯定會是我的錯。」他的語氣很平靜，態度已經沒有先前的猶豫和躊躇，而是直白的坦然。

「所以我才會不停地救助著他人，嘗試用善舉去抵過我自身的惡，但我卻又清楚，從自身出發的善行是沒有意義的。」

什麼啊，原來是這樣啊。

居亞斯不確定自己原來能預期到的回答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方向，只是對他來說價值觀總是會因為個人的立場不同而有所變化。

就跟父親常說的，站在他人立場去思考事情後，便能理解對方為何會這麼做。

所以他覺得會有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啊，他又怎麼會覺得有錯呢？

「我明白了，」居亞斯低垂著眼看對方，嘴角正掛著若有似無的微笑，「我能理解您的想法，所以我不會多說什麼，不過……您現在不會一味的認為自己有罪，真是太好了。只是把人的死亡歸咎在自己身上是在折磨自己喔。」

「我希望你也記住這一點，可以嗎？」約書亞低聲地喃喃，他稍稍拉開了兩人的距離，好挪出空間讓自己的手觸碰到對方的臉頰，因長期握劍而生出厚繭的指尖輕撫著那人眼角下的肌膚。

「你對我而言很重要。」他輕聲地說道。就算眼眸中的柔軟、乃至一舉一動之間都已經明顯地訴說著，騎士卻似乎渾然不知，仍然像怕自己沒有表現出愛意一般，如同笨拙的孩子般用言詞努力獻上自己的心。

「而且，之後我就是你的所有物了，看來我真的要用一天所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想你了。」像是要轉移有些沉悶的氣氛，約書亞這麼低語著，話語中還夾雜著些許的輕笑，在講到「所有物」三個字時甚至有著些許刻意地加重。

居亞斯本來還在想他得要記住什麼，接著被撫摸下眼皮的粗糙感讓他舒服的有些恍神，最後落到他耳裡的，就是他很重要以及——所有物。

所有物。

他想他的確有那個佔有慾，想把對方占為己有，但自小的教育讓他並沒有真正把他人變為自己的東西的概念，至少他會擁有自己的情人的概念，卻不會有想把人完全變成自己的觀念。

所以所有物這個詞——

「您、您可以再說一次嗎？」居亞斯腦袋卡殼的抓住約書亞的雙臂，第一次認識到自己可以這樣想的青年有些支吾的睜大了眼睛，耳根泛紅的明顯。

「……您剛剛說，您是我的——什麼？」

第一次看見青年這般慌張的模樣，平常冷靜自制的騎士也難得起了玩心。他努力克制著自己的笑容，在些許吞嚥後才又再次開口。

「我是你的所有物，居亞斯。」他順著對方的意再次重複道，下一秒，他溫柔地將對方抓出自己雙臂的手拉開，接著便把那手掌貼在自己的喉前。

只要對方用力收緊手掌便能奪取他的呼吸，被如此掌握要害的感覺有些不安——但對方是居亞斯，那一切的不安和緊張就全被信任給掩蓋。

「我的榮譽和靈魂最終將歸於上帝，但在那之前，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且僅屬於你。」

而在如同宣誓般低語後，約書亞又將貼在咽喉的手給拉起，在對方的手背關節處印上了一吻。這不是一個太標準的吻手禮，但眼下的場合，騎士也顧不及這麼多了。

兩耳感覺好像正在嗡嗡作響。

約書亞那些話進到他耳裡無疑是從小小的漣漪成為驚濤駭浪。

……他到底要怎麼樣才能不讓自己把對方吞吃入腹？

不知道啊。

居亞斯在手掌貼上約書亞的脖頸時小小抽了一口氣，涼薄的皮膚讓我不禁想底下的血液會有多麼熾熱。

手指骨被親上時則是想像那雙唇瓣被自己親吻時的柔軟感觸。

他總覺得光是這樣想，再配上對方的宣言，腦袋就快燒壞了。

「……你是我的。」居亞斯低聲喃喃，撈起約書亞的手靠在嘴邊，眉頭微微蹙起，從簡單的親吻到啃咬，他似乎若有似無的想用犬齒刮破其白皙的肌膚，像極了野獸。

那些疼痛刺激著大腦，約書亞稍微繃緊了手臂的肌肉，但卻沒有把手抽回，而是繼續任由對方啃咬著自己的肌膚。看著原先白晰的肌膚泛起紅，像是下一秒就會流出血來。

「對，我是你的。」他再次耐心地重複，約書亞沒有想過自己的話語可以給青年帶來這麼大的衝擊。他只是小心翼翼湊近對方，像是在安撫一般輕吻了青年的鼻尖。

「要我重複多少次也沒關係，我是你的，僅只屬於你的。」

兩人再次回到了那連同呼吸都混雜在一起的緊貼，就連那些誓言一般的單純話語都多了份另類的含意，這時就連約書亞這般遲鈍的人都意識到氣氛逐漸變得黏膩起來。

「居亞斯……」他低語著愛人的名字，像是央求著糖的孩子一般，平時克制的嗓音中帶著隱隱的期盼和些許的甜膩，但理智卻又同時告訴著自己不該在外如此地放縱。

居亞斯伸出手將房門落鎖，現在沒人可以進到這個小空間裡了。

他懷抱這句新獲得的咒語，在聽見約書亞喊他的名字時感到心臟一陣酥麻，然後接著便順應著現在旖旎的氣氛環住對方的腰把人托起來往床上放。

約書亞是他的。

所以他可以不用問，不用試探，不用覺得自己可能讓對方感到困擾，因為他知道自己還是有分寸——

然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可以為所欲為，因為約書亞是他的所有物，所以……不管他做什麼，對方都會接受，並且開心。

終於撿回一點思考能力的青年雙手撐在床鋪上，低頭俯身就是一個深吻，附有佔有慾的吻不是第一次了，但這次卻彷彿綿長了許久，即便雙舌像是交媾般纏繞了無數次，他仍然是嫌不夠的在稍微帶離一陣子，喘口氣後又重新吻了回去。

騎士僅能在兩人稍稍離開的空隙狼狽地喘著氣，並在青年再次湊上時盡可能地回應著對方的吻。

那吻是如此不願停下且充滿渴望，但卻又如此地柔情，像是要將他徹底吞入腹中一般，約書亞幾乎無可克制地沉溺於其中。

他無意識地發出細碎的、像是在撒嬌一般的哼聲，腿不自覺地微微曲起，手也扯著居亞斯的襯衫領口，像是仍然不滿足地想要更加貼近。

直到終於能稍微掌控自己的呼吸，他才終於小心翼翼地摸索起對方的衣服，顫抖的手指在嘗試了多次後才終於解開了對方的一個鈕扣。

他喜歡對方那小小的聲音，那幾個微弱的音節很像是在他心尖上跳舞，至少是在勾起下一個吻時讓他覺得心底發癢的程度。

居亞斯並不像約書亞那般輕柔，原先撐在床上的其中一手環到對方身後，然後他便扯住褲子上緣，直接下拉，輕輕鬆鬆的就把下身的衣服褪到雙膝處。

……至此他大概是想清楚了。

「我不會進去，你的腿借我。」他胸前的鈕扣被解開了一個，而他就粗魯的伸手去扯自己胸前的衣襟，然後不溫柔的一路扯開，最終撈起對方的手，像剛才那般啃咬。

同時另一手也碰上對方那已經暴露在空氣中的器官，緩慢的上下弄了起來。

幾乎是他還在喘息著穩住呼吸，並跟自己有些茫然的腦子爭鬥時，褲子就已經被退到了膝蓋，手也被再次扯去任由著青年的啃咬。

還正想要詢問對方話語的含義，問句卻又被突然的快感給推回腹中。約書亞努力克制著自己的顫抖，以及那想要擺動腰肢以獲取更大快感的反射動作。

「居、居亞斯……」騎士咬著牙，只能呢喃對方的名字，並試著不要流出過多的呻吟——他終究還是記得這裡不是他的屋子的，但似乎特別是因為此點，他的身體也因緊張而變得敏感。

他用沒有被抓住的另一隻手撐起自己的上半身，接著小心翼翼地用拇指觸碰著居亞斯的臉頰，吻細碎地落在青年的太陽穴邊，夾帶些許隨著對方的動作而落出的哼聲。

居亞斯就著對方將身體撐起的動作，順勢就放下自己抓著對方的手，繞到背部後方，接著就順著約書亞動作湊近對方的頸間。

這樣的姿勢讓兩人又貼的更近，被親吻額邊髮絲的感覺很好，他便側了一下頭，也啄了約書亞的臉頰。

然後下一秒他就抽開原先還在約書亞身前動作的手，轉而將那雙腿連同沒有脫乾淨的褲子給抱起，往前將人放倒之後笑的像是單純愛玩的孩子。

他想就連自瀆都沒有自己做過的騎士絕對不會知道他想幹什麼，垂著眼看人的神情也沒有想要解釋的意思——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但約書亞是他的、光是這樣就足夠讓他任性好久了吧？

「腿夾緊。」居亞斯的口氣有些強硬，一手抱著腿部的舉動完全沒有要放下的意思，而他也去解自己的褲頭。

再次順從地躺回床上，在看到自己甚至還沒將褲子給脫下後不禁感到一絲害臊，就連上衣也還嚴嚴實實地遮著他的肌膚，就像是將他從那份朦朧的親暱中強行拉扯回現實之中。

「我、我知道了……」他有些結結巴巴地低喃，話語間帶著一絲緊張。他盡可能乖巧地將大腿緊閉，同時在呼吸間放鬆著自己的身軀。

約書亞喜歡親吻和擁抱，喜歡兩人交互的體溫和觸碰時輕柔的搔癢感，但他仍舊對情事保持著青澀的慌亂。

居亞斯的話語間隱隱帶著不容拒絕，幾乎就像是一個命令一般。儘管不願面對，但騎士能清楚意識到自己對這樣強硬的句子有所反應，他只能將視線轉向一旁，像是不願面對自己的情慾。

雖然把頭轉開，但還是能感覺到約書亞真的很認真的照做了。

居亞斯在與約書亞成為戀人以來已經清楚體會到自己身為人類那部分隱藏在禮數之下的劣根性了，他會想掌控、耽溺情慾、或者做任何更過分的事情。

而且他坦蕩的接受自己就是這樣，根本沒想要藏。

——所以他就只是在定定地盯著約書亞片刻之後，將捏著雙腿的手往旁傾斜了點，笑著捏過對方的下頷，像是刻意要把對方的聲音給堵住一般吻了上去。

再直接把那早已挺立的物事擠進對方雙腿間。

過程中當然盡量緊貼對方的根部好確保他這樣的動作能讓兩個人同時磨蹭到並享受快感。

當再次被扳過臉並拉入一個吻中時，騎士小心翼翼地摸索著，指尖順著對方捏著自己的手向上，直到最終勾住對方的脖頸，再次形成了一個擁抱，好似要將自己全全獻出一般，儘管他早已被居亞斯掌握了全部。

下一秒，起初因乾澀而有些許的炙熱和細碎的疼痛，以及那從未體驗過的奇怪感覺讓他下意識想將腿張開，卻又想起青年的要求而停留在原處。

而隨之而來的是性器摩擦時那難以忽略的快感，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居亞斯是如此到炙熱，手臂繃緊、呼吸也再次紊亂，他被逼出了幾聲細碎、柔軟的哼聲。

在吻和吻之間，他再次喃喃起愛人的名字，低語已經徹底被慾望給浸染，聽上去比平常還要更低沉些。

兩人前端微微滲出的液體在這過程中只會讓前後摩擦變得更加順利，從有些窒礙到滑順的讓人有點沒辦法煞車的前後挺弄，與真槍實彈的做愛有不同的感受。

居亞斯沒怎麼控制自己的速度，雖然是在旅店，但因為沒有真的進去便肆無忌憚的摩擦，並在聽著約書亞喊自己的名字時無法自拔的感到興奮。

「這樣舒服嗎？」他在其中一個吻結束時這麼問，有點喘，但仍是笑著的，低眉斂目時的神色早已黯下。

然後在這麼說時有些故意的將身體下壓，於是下一次的挺進便是比前面都還要更用力的性器相觸。

面對身上人的提問，約書亞再怎麼想回答也只能胡亂地點頭，緊接湧上的強烈快感逼著他緊緊的咬住唇瓣，深怕著那些羞恥的呻吟直接脫口而出。

明明並非像先前那般插入的性愛，約書亞在恍惚間還是有種自己被釘在床上操的錯覺。

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腿間逐漸變得黏膩且高溫，僅僅是一眼便發現到自己的私處早已通紅一片，已經分不出來自誰的體液化作濕潤的水光。

儘管那快感如潮水般不斷地湧上，但他仍然在一片空白中稍稍找回自己的意識，像是在宣洩無法散去的刺激一般，吻零散地落在青年唇邊和臉頰。

「居亞斯也舒服嗎？」騎士用鼻子輕輕磨蹭著青年，在顫抖和喘息間低聲詢問著對方，那雙不知何時已經佈滿了水氣的海藍悄悄地對上了比平時還要更深邃的深色瞳眸。

他愛死這種儘管腦袋已經沸騰不已時仍舊抽出一點神智盡可能回復自己的表現了。

這樣不是會讓他更得寸進尺嗎，真是的。

居亞斯刻意稍微放緩了一些，在聽見這個問句時放下那雙被自己折著許久的腿，以指尖抹了一下下身的體液後壞心眼的用指腹擦過下方的穴口。

「舒服喔，不過我才想問——你這樣會不會不滿足？」

這樣的問句太狡猾了吧？而他相信不管約書亞的回答是什麼，他都會很樂意看見對方因此而害羞、臉紅或者不知所措的模樣。

當那私密的入口被快速地刷過時，約書亞終究沒止住自己狼狽的顫抖和低喘。而在下一刻聽見來自愛人的問句時，騎士如同對方所猜想地羞紅了臉，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稍稍伸展被固定了好一會的腿腳，視線下意識撇至一旁。

約書亞本就是個寡欲的人，一直以來的生活也猶如修士似，自然也極易獲得滿足。

但同時，他當然想要居亞斯，他是如此貪婪地想要愛人給予的所有一切。像是在沙漠中的旅者渴望著每一滴的露水般，無論是溫柔還是強硬他都願意欣然接受，只要是居亞斯所施與的。

「不會，維持這樣也可以。」最終，約書亞只是如此回答，而聲音似乎也隨著害臊逐漸變得細微，甚至變得有些含糊不清。

「……但是，如果可以，我也想要居亞斯的一切。」



「那……我可以擅自認為這個回答的意思是，你想要我插進去嗎？」這大概又是一個狡猾的問題，仗著約書亞每次都會老實的回答自己的，狡猾的問題。

而居亞斯雖然是這麼問，但手指已經開始在穴口附近的皺摺處按壓揉捏，像是要摸到那還縮著的入口隨著他指尖的動作軟化一般才願意更進一步。

在這期間他也不知是否是故意的偶爾稍微探入一點點，但也就那麼一點，然後就繼續按壓畫圓，完全不急不躁。

看著約書亞就這樣攤在自己面前他只會越發感到興奮，而笑意漸濃。

如果說對方是如旅者般卑微的乞求雨露的渺小，那麼他大概就是試圖將其撕扯乃至淹沒的暴雨吧。

騎士幾乎無法克制地輕微發顫著，每當那指尖稍稍探入些許，他甚至無法制止自己難耐的低喘和身體期待的回應。

「居亞斯……不要捉弄我了。」約書亞喃喃道，他的眼角不知何時已經被情慾給燒紅，就連那雙悄悄看向身上人的深藍瞳眸也泛起一層薄霧，就像是快要哭了一般，看起來有些莫名的可憐。

雖然說了些像抱怨的話語，但騎士最終還是像放棄了掙扎和抵抗一般輕輕地點了點頭，乖巧地承認了自己的慾望。

「我……我希望你能像之前一樣操我。」聲音因羞恥而微微顫抖著，但其中還夾雜著顯而易見的期盼和甜膩。

居亞斯在約書亞如此回應時立刻扯出一個滿足的笑容，帶了點幸福感以及侵略感，還有發自內心覺得約書亞現在的一切都可愛到讓他想欺負對方的惡質。

但當然他並沒有真的要把對方欺負到討厭自己的意思，於是他就只是真的照對方所說，不再用勾引般的方式摸，而是直接讓手指探入，並細心的按摩其內壁。

「我好喜歡你用這麼露骨又情色的字眼呼喚我，也好喜歡在我的撥弄之下變得如此可口的身體，同時也喜歡你的神情。」在這幾次交歡以來終於能游刃有余的在床上發揮平常演說能力的青年簡直像是找到新玩具的孩子，扳開那雙腿擠進其之間時刻意湊近約書亞的唇瓣，也以雙唇輕點了一下。

「當然也喜歡黏膩的喊聲，但是現在應該不能要求你喊給我聽吧，需要我幫忙堵著嗎？」

約書亞幾乎立刻回應了一聲參雜著啜泣的滿足呻吟，那份如同在隔靴搔癢一般的輕柔觸碰終於結束，他終於獲得想要的直接按壓。

而在聽到戀人的那些話語時，他更是無法克制身軀的顫抖，就好似直接居亞斯戲弄的手直接地從他的身軀滑過一般。

這時的他就連那句「油腔滑調」都無法說出了，騎士唯一能做的便是狼狽地吞嚥，甚至無法去分神掩飾自己因對方的話語而起的一切反應。

搖搖欲墜的褲子終於被他踢落在地，他這時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起了一層薄薄的汗，卻無法分出到底是兩人間的溫度在隨著那些親暱而逐漸上升，還是自己單方面逐漸隨著居亞斯的動作慢慢融化。

愛人的吻輕柔地落下，約書亞也不知是因為那份高溫，亦或是因自己剛才的話語而稍微拋開自制的拘束。他主動地回吻對方的唇，甚至在短暫的磨蹭後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尖，笨拙地模仿著青年給予他的深吻。

現在主控權全都在其手中的居亞斯理所當然的在約書亞主動回吻過來時應對方期待的將那條伸過來的軟舌捲進自己口中，與其說是堵住，還不如說是為了發出更讓人羞恥的聲音而這麼做的。

對方身上的白襯衫在他眼裡就像是浸了水，淺淡的泛出膚色的模樣讓他看了口乾舌燥，但他還急什麼呢？現在這個騎士早已經整個人被他握在手裡了呢。

居亞斯以跟平常一樣的速度完成擴張，在這期間也有用上平常用的軟膏，然後便於一切準備就緒時將那熾熱抵在外頭。

接著挺進的那一瞬間如咬住獵物般狠狠的吻住約書亞，確保所有哼聲或是喊叫全都會被他吞進肚裡。

而他同時也伸出手捏住約書亞的後頸，就像是要保護對方不會被他的動作噓到一般微微抽插了起來。

而即便是如此溫文的摩擦也帶來了不亞於只用腳的快感，這讓他細細眯起了眼。

當獲得了期望許久的親吻時，約書亞乖順地任由愛人將主導權奪去，被動地享受著交纏間的那份酥麻和窒息，儘管仍然對深吻間的細微水聲和自己的嗚咽感到些許的羞恥，但他只是任由快感將一切的思考給帶走。

當腸道被徹底破開，騎士終究還是沒克制住自己狼狽的抽蓄。儘管居亞斯的吻讓他不至於發出過了頭的尖叫，但被如此狠狠吻住幾乎讓他忘了如何呼吸。一瞬間的快感和窒息全攪和在一起，他的全身繃緊、手只能無力地推搡著對方的肩，直到青年放開自己時才狼狽地喘著氣。

「居亞斯……」等到終於能夠控制自己的呼吸時，約書亞才終於有餘力克制地喃喃著對方的名字。那兩份截然不同卻又相似的感受混合，幾乎使他的大腦只剩下一片空白。

儘管現在他的耳膜仍然都是轟轟的嗡鳴聲，但他已經可以控制自己隨著青年輕柔的抽插呼出柔和的喘息。

這樣的力道或許對現在的他們來說剛剛好。

居亞斯雖然前面看起來有隱隱失控的態勢，但在等到約書亞又緩過那個勁道、能夠喊他的名字時，他仍舊沒有更用力，而是就維持著這和緩的速度，如同先前那般撞入深處，並同時用指尖溫柔的愛撫對方的性器。

當然後方的敏感點也沒少照顧，但也沒有過份玩弄對方的意思，而是維持著一定的頻率每隔幾下才輾過那處。

居亞斯覺得自己似乎也因為這舒服的快感而也濕了背脊，隨著歡愉一層一層堆疊而上的熱度讓腦袋發暈，尤其是在外面可能會有人走過的情況下——

有點興奮啊。

他咬著牙俯下身靠在對方耳邊，聽著那一聲聲柔柔的喘氣覺得跟喊叫聲比起擁有別樣風情，而他也在克制自己的呼吸，不要太過紊亂。

而當快感從前頭湧上，無論青年的動作是多麼的輕柔，騎士仍然無法克制著混在喘息間的低吟和自身的顫抖。

他早就快要不行了，這幾乎是約書亞第一次在性事間過了這麼久還沒射，光是剛才進入時那激烈的窒息就幾乎讓他瀕臨極限了。

而現在，儘管沒有在家中時彷彿要叫他牢牢記住自己屬於對方的猛烈，但在緩慢插入深處，並偶爾頂弄到敏感點的抽動又在一步步將他推上頂端，更別提現在就連前端都被溫柔地照顧。

「居亞斯，我、我不行，那樣會——」當低語的後段快被一聲呻吟給打斷時，約書亞猛地用雙手掩住了自己的嘴，最終才勉強模糊了自己的聲音。

而同樣模糊起來的，是他再次泛起水霧的瞳眸。他的身軀繃緊，猶如詩人手中樂器的琴弦，但他卻不能夠發出任何聲音，只能任由著這幾乎滅頂的高潮湧入他的腦中。

當他手中在約書亞緊繃後多出了些黏膩時，居亞斯便閉上眼有些難耐的感受比起單純抽插還要多了些微痛楚的絞緊般的快感，用手撥開對方摀住嘴部的雙掌之後用同樣一手壓上鎖骨。

在親上去之前他還騰出一點心神低聲說了句話。

「……最後一點，忍忍。」接著使用雙唇直接蓋住對方的呻吟，手也用了力在那白皙的膚色上印出了點紅痕，然後就著莖身被擠壓的疼痛壓力，最後再毫不忍耐的放開束縛做了一會，直到那快速累積的快感被他一舉全部傾倒出來。

當下無疑是非常舒服的，居亞斯饜足的呼出氣，接著便維持這個姿勢不動，任憑腦袋裡那令人發麻的舒適感佔據，再試圖觀察約書亞。

手勁也放鬆不少。

再次被緊緊吻住，這次他記得用鼻子呼吸，但那呼吸仍然急促又凌亂不堪。被牢牢壓制的感覺混著些許疼痛，但那樣徹底被操控、臣服的感覺卻又和那猛烈的快感交融，讓約書亞已經一塌糊塗的大腦更加失去控制。

儘管仍然羞恥不已、仍然有些不願承認，但騎士終究已經開始對性愛感到食髓知味，他已經徹底沉淪於青年所給予的一切中無法自拔。

被直接射在深處再次讓他陷入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伴隨著腸壁被狠狠刺激的快感，仍在不應期的騎士絲毫無法控制自己的發抖，生理性的眼淚不自覺地滑落，嘴角也因深吻時無法分神吞嚥而濕漉漉地泛著水光。

當被居亞斯放開時，約書亞仍深陷在快感中，他幾乎好一會都只能茫然地看著空氣中的某一點。直到呼吸從顫抖的急促慢慢趨於平靜，好不容易稍稍能控制自己時，他才小心翼翼地將手抬起，輕輕地撫摸著愛人的臉龐。

居亞斯還不想從對方身上起來。

當臉龐被觸碰的同時，他也給了個像是大貓被撫摸時的舒適神情，雙眼微微眯起，然後在看著約書亞誘人的神情時低下頭不帶情慾的親吻對方，順帶連眼角的淚水也一併舔去。

他稍微喬了喬位置，扶著臀瓣將人擁入懷中，維持著這個相連的姿勢，瞄了一眼窗簾縫隙外的天色之後小小聲地湊近對方的耳邊問，「……你會餓嗎？」

應該沒餓也渴了吧。

雖然不是很願意在如此溫存的情況下起身，但時間很多，現在也不急於一時。

居亞斯眨了眨眼，每次這般瘋狂完之後都會變得像是單純孩子的神情似乎有些詐欺，但沒辦法，每次他用這種眼神看人時，約書亞總會受不了，他就會忍不住想這樣看著對方。

約書亞輕輕地搖了搖頭，他一如往常地接受並主動貼近對方的擁抱，雙眼有些疲憊地半闔著，一隻手搭在青年的腰際，而另外一隻似乎是因為那舒適的表情而繼續溫柔地在對方的臉頰和耳旁打轉。

他就只是這樣安靜地、沉默地用著自己的方式去享受溫存。

「我只想要你。」過了一會後，騎士才如此輕聲地答道，那嗓音中帶著些許的沙啞。

他當然可以感受到隨著時間而漸漸湧上的飢餓感和口渴，但這一切都等等再說就好，他現在只想要居亞斯陪在自己身邊。

當青年用著平常在撒嬌時的甜膩眼神看著他時，約書亞下意識地將視線轉向一旁，他怕自己又因為那樣的眼神胡亂答應了什麼。

而發現自己仍然穿著的襯衫因汗水而變得能透出些許肌色，上頭還沾著被自己射出的液體和各種激烈的舉止所造成的皺摺時，他的臉頰和耳尖還是稍稍紅了起來。

現在這樣的情況要收拾起來似乎也有些艱難。

居亞斯便順著約書亞的意繼續停著不動——準確來說是在壓著對方的腿部退出來之後又找了個同樣舒適的位置停著不動。

以免他等一下又心血來潮，這裡可是外面呢，不能這樣亂來。

然後他便毫不介意的貼上對方這身已經亂的差不多的衣服，把人抱在懷裡後往旁躺去，也因為這個甜甜的回應而露出個燦爛的笑容。

「那我們先睡一下吧。」

還好天色已經暗下來了，否則若是這幾乎濕透了的襯衫清楚的呈現在他眼前，他應該會又忍不住吧。

「嗯……」約書亞最終只是發出一個有些疲倦的哼聲來答覆，儘管從下身傳來的黏膩感有著些許的不適，但僅僅幾秒的掙扎後，他正式放棄那一切的思考乖順地蜷縮在愛人的懷中。

而在徹底陷入睡眠之前，他有些突然地抬起頭，溫柔地輕吻了對方的嘴角。

「我愛你，居亞斯。」

那雙深藍的瞳眸中閃爍著滿載愛意，與對方那如同太陽一般燦爛的笑容不同，是一抹淡淡的、放鬆的微笑。

這就像是一個小小的儀式，約書亞在完成後才將臉給埋入居亞斯的脖頸處，並在對方給予的安心感中滿足地閉上雙眼。

而等到約書亞的呼吸越漸穩沉後，他才同樣在對方的髮旋處落下一吻。

「我也愛你。」

那細微的呼吸灑在自己的肌膚上有些癢，但居亞斯就只是感受這一切瑣碎的觸感，然後莫名其妙的覺得如此把人抱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時將人抱的更緊。

雖然他想他還有些東西要收，像是他們的衣服、隔壁的床單也要偽裝一下弄亂，或者是更重要的事後清理，但——

就讓他再待一下下吧，誰讓現在的時光太過美好。

FIN.